

印尼孔教28天行记（四十）

作者：陈勇



在三宝垄福盛庙参加上香仪式

十一点钟，由徐再英学师带队，我们一行十人挤上了梭罗礼堂的面包车，浩浩荡荡向三宝垄（Semarang）出发。但在抵达三宝垄之前，我们要顺路访问几个小地方的孔教礼堂，首先就是普沃达迪县（Purwodadi）的福安庙（Klenteng Hok An Bio）。福安庙里有一个很小的孔教分支机构，不叫孔教理事会（MAKIN），而是叫孔教宣道会（KAKIN），因为规模偏小，还没有达到孔教理事会的标准。附近另外一个城市维诺萨里（Wirosari）的孔教道亲也赶到福安庙，大家欢聚一堂，热闹非凡。福安庙是一座有悠久历史的寺庙，古色古香的建筑保留了不少对联和牌

匾。大门两侧的廊柱上的对联为：“福泽临阖境精荣添禄寿，德恩佑厥疆商贾集祯祥”。庙里的大殿内还有一块年代久远的牌匾，上书“德遍群黎”四个大字。大殿的两侧墙上则分别挂有“威灵”和“显佑”两块匾，竟然是咸丰八年（1858）所立，已经有一百五十年以上的历史了。普沃达迪和维诺萨里两地的孔教信徒也是以老年人为主，几乎见不到年轻人的身影。在我们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大桌的饭菜和饮料。午餐过后，在礼堂里与当地的道亲进行简单的座谈交流，可惜他们都比较安静内向，没有人问问题。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就继续上路，向普沃达迪

郊区的一个叫做格美利（Ke Mie Lie）的小村庄出发，那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孔教礼堂。行前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今日的行程，所以到村庄里寻访孔教礼堂，算是一个大大的惊喜。

顺着一条木瓜树和香蕉树掩映的乡村小路，我们左拐右拐，终于找到了格美利村的孔教礼堂。严格地说，这不是一个礼堂，而是一个家庭小庙，庙里主要供奉观音，同时也供奉着福德正神和关公的神像以及广泽尊王与太上老君的画像。小庙的主人是一个叫维波沃（Wibowo）的中年人，爪哇族，他的太太是华人，正好也姓陈。没想到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庄里还存在着孔教的支点，我感到不可思议。据维波沃先生所讲，普沃达迪县最早是由一个叫普格（Kongco Puger）的中国公主所创建的，在他家的墙上，还刻写着Kongco Puger这么一行字。据说曾经有一个普沃达迪县长，在竞选县长时专门到维波沃的小庙烧香许愿，结果他真的如愿当选为县长。为了还愿，县长支持维波沃和当地的乡民一起修建一座新的寺庙，而县政府拨出专款修建一座连接

新庙和主干道的桥，耗资达一亿八千万印尼盾，约等于两万美元。

按照维波沃的预算，修建一座新的寺庙需要花费三亿五千万印尼盾，也就是将近四万美元，政府没有一分钱的拨款，全靠募集资金来完成。和我们一起会面的除了维波沃夫妇以外，还有三位当地乡民在座，相信也是孔教信徒。另外还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忙着拍照，不知道是否也信仰孔教。据维波沃介绍，平常参加孔教活动的人没有定数，但主要以华人为主，也间杂有几个爪哇族人。在场的人中没有一个人会说中文，但是看到我们一行人来访，倍感激动和兴奋。据说我是拜访这

一个小庙的第一个外国人，不胜荣幸之感油然而生。

下午四点半，我们抵达了三宝垄，这是一座因为郑和而得名的城市。市区人口将近两百万，加上周围几座卫星城镇，总人口达五百万之多，是印尼仅次于雅加达、泗水、万隆和棉兰之后的第五大都市。三宝垄是一个繁忙的行政和贸易城市，众多办公大楼、

商务中心、工业场地聚集在低地上，山麓一侧则分布着许多带有美丽花园的房屋，是饱览城市和大海风光的绝佳位置。相传当年郑和的船队驶抵这里时，副使王景弘病得很严重，船队被迫停泊于此。郑和率众登岸，发现一个可供栖身的山洞，遂留下十名随从，一些药物、食品和一条船，将王景弘安置于洞内疗养，然后继续航行。王景弘病好后，率随从垦殖建房，与当地女子通婚，并传播中华文明和郑和事迹，人丁渐繁，终成市镇。由于王景弘及随从去世后皆葬于斯，因名之三宝垄。当年郑和登陆的港湾，也命名为三宝港。如今，这个城市处处都有华人的印记，华人对三宝垄的

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地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的经济活动与华人有关。当地华人大多数以经商为生，商业方面主要是物资批发，工业方面则是塑料、铁皮、布匹等产品制造。

未完待续